

以色列为什么要表彰默克尔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2月24日至2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了以色列,跟随默克尔出访的,是一个包括16名政府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默克尔在以色列受到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热情迎接,以色列总统还授予默克尔总统荣誉勋章,用以表彰默克尔对以色列安全作出的承诺。

默克尔承诺了什么?在此次到访以色列之前,默克尔表示,

基于历史原因,德国对以色列的生存权承担特殊的义务。这并非这位女总理首次作出这样的表态。早在2008年,默克尔访问以色列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强调“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特殊历史责任”,并表示这一责任是德国存在的原因之一。正是在那一年,德以两国商定每年举行一次政府磋商,目的在于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

的确,相比于普通国家间关系而言,德以两国关系多了一层羁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惨死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这对于具有很强历史感的犹太民族而言,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心结。那么,以色列为何相信德国总理的这一表态?

长期来看,是德国历届政府的一言一行,让以色列看到了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和批判,以及负责任有担当的实际行动。

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前下跪默哀,这惊世一跪让背负沉重历史责任的德国重新站了起来,并获得世界的尊敬。1995年,时任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以色列时,也在以色列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再次代表德国向受害者道歉。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一再表示,对于纳粹的罪行,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

虽然德国与以色列在1965年才建交,但两国在1952年就签订了《卢森堡条约》,根据该条约,

目前德国已累计向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赔偿了700亿欧元。德国政府去年5月承诺,在2014年至2017年间向全球约5.6万名大屠杀幸存者赔偿7.72亿欧元。去年,《卢森堡条约》经过修改后,生活在东欧地区的8万到10万名大屠杀受害者也将获得赔偿。

短期来看,默克尔访以期间,德以两国签订了一项领事协议,规定德国将代表以色列和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进行交往,如果以色列公民在未与其建交的国家遇到困难,可向当地的德国领事机构寻求帮助。

关系特殊并不意味着德以之间一好百好,比如在巴以问题上,德以之间就存在分歧,就在

此访前夕,德国外长施泰因麦尔还批评以色列的定居点计划破坏了巴以和谈。但瑕不掩瑜,根据德以两国研究机构共同组织的一项民调,超过六成的以色列人对德国就历史问题的反省表示满意,八成以色列人认为以德关系已实现正常化。

以色列媒体普遍认为,德国是以色列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正是源于德国历届政府主动而真诚地深刻反省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以及对纳粹战犯的不间断追责,从而赢得了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的谅解与尊重。

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那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真该好好学学德国。

图说世界

自毁长城?

坦克炮塔上写着“美军人员数量”,坐在炮筒上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一边用锯条锯炮筒,一边说:“仅仅是裁掉一点而已……”哈格尔2月24日在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裁军计划,美军陆军现役军人规模将从52万人减少到44万到45万人之间,缩水至“二战之前的水平”。

(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主持人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观点评

日本《朝日新闻》:

中国构建包围日本的外交格局

随着与日本安倍政府的对立加深,中国继续利用二战历史问题,向世界各国寻求支持,尤其对韩国,更是快速接近。中国的这种“包围日本外交”已经波及世界各地。中俄两国决定,明年共同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时,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及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的话题。在与其他一些国家举行的会谈中,中方也提及此事。

中国积极接近东盟国家。除原有的经济援助外,中国还呼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试图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联合,以对抗日本的“中国包围网”。中国不仅向非洲和太平洋国家提供经济援

助,还反复强调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连带感,以寻求对中国外交的理解。

当初欧美的反应比较迟钝,但在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政府表示了“失望”。以安倍首相亲信的失言为契机,欧美媒体开始出现担忧安倍政府历史认识的论调。这一切在结果上对中国的战略起到了帮助作用。

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

美撤出阿富汗或催生“中亚之春”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在中东形成,可能是因为国家社会政治发展停滞、执政党保守和深深的代沟。这很有可能波及包括中亚在内的周边地区,外部玩家也参与其中,包括卡塔尔、沙特和土耳其,它们得到了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暗中支持,美国希望在抗衡俄罗斯和中国中巩固自己的阵地。2014年北约联军撤出之后的阿富

汗,可能成为“中亚之春”的主要催化剂。

最危险的时期是2015年至2017年,尽管中亚地区的政府与极端分子的对抗会持续到2020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是中亚最薄弱的环节,恐怖势力对这一地区的影响非常大,武装起来的伊斯兰反对派最有可能建立基地的地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和吉尔

吉斯斯坦境内。

掀起反中亚国家的运动最有可能的时机是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的交接时期。另一种可能是在这一进程开始前不久,条件是潜在组织者提前获得某种信息,例如现在的乌克兰,应当看到,制止骚乱和打压反对派的任何传统方式都不可避免会被反当局的信息战所利用。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后遗症

对任何一个近距离见证苏联垮台的人来说,基辅所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晰:人们想要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的“后苏联空间”,俄罗斯的领导现在已经过去。不管乌克兰最终发生什么,俄罗斯在其“邻近地区”的影响力都将大大削弱。普京的“可控民主”在21世纪的欧洲行不通。

在这个国家试图界定自身之时,这是一场乌克兰国家组织内部的危机。乌克兰人想要一种让自身能跻身欧洲国家同时又不会切断得到改善的乌俄贸易关系的国家身份。这个国家正努力塑造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未来,但短期内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唯有恢复乌克兰所有政治力

量间势力均衡的宪法改革才能带来和平结果。不能仅将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理解为东西方之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苏联解体的一部分遗留问题。人们必须将这些抗议视为现已成立二十多年的国家走向成熟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公民想要决定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未来。

一周声音

“虽然有人批评我老是强调‘谢罪外交’,但日本应学习德国,向受害国真诚传达谢罪之心。”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近日接受韩国《朝鲜日报》专访时说。

“若一再拒绝和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美军可能在2014年底前全部撤出阿富汗。”

——美国总统奥巴马电话警告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说。

“如果明天举行选举,希拉里·克林顿将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民主党人希拉里是美国下届总统最热门人选。

“我也希望,奥运会不只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的灵魂,打开了俄罗斯人民的灵魂,让人们看到并了解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们愿意合作,我们对合作是开放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及对索契冬奥会的批评与国际政治舞台上竞争的联系时,表示“这同体育无任何共同点”。

“许多人要我辞职,但我要问的是,辞职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造成权力真空该怎么办?”

——泰国看守总理英拉2月24日现身并重申不会辞职,呼吁通过对话化解眼下危机。

“我提议一场与奥巴马总统您的对话,我提议一场委内瑞拉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对话。请您接受挑战,让我们开启高级别对话,把所有真相摆在桌面上说清楚。您指派美国国务卿克里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我指派委内瑞拉外长蒙亚和你们进行一场辩论式的对话。”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近日表示,要求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政府间高级别对话,并提议向华盛顿派驻大使。

“请让我对自己出格的言论道歉。我当时只是为了强调就业市场,鼓励那些对大学教育没兴趣的人接受技能培训,而非否定艺术史专业的价值。”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在一次演讲中说出了“相比艺术史学位,学习贸易和生产技能更能挣钱”。这番言论遭到多方的猛烈批评,近日他被迫写亲笔信向一位对此不满的大学女教授致歉。

“美国目前面临着与前苏联同样的厄运,正试图从我们的国家逃跑。”

——塔利班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认为美国正在重蹈25年前苏联败走阿富汗的覆辙。

(赵恩霆 整理)

点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对二战历史问题的看法是正义的,因此自会得到世界各国的理解和支持。相反,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有目共睹,自然不会赢得他人尊重。现在的外交局面,即所谓的“对日包围网”乃是日本自己在畅想,而非中国所宣扬的。要知道,日本向来善于搞什么包围网,比如安倍上台后推行的“价值观外交”。

点评:中亚地区确实面临危机。北约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必然会出现安全真空,恐怖势力的渗透和反扑可能性很大。多年前,兴起于高加索和东欧的“颜色革命”也曾波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因此很难保证所谓的“春天”不会再度出现在中亚。应对潜在的危机,需要中美俄及地区组织和国家的协调。

点评:西方奚落俄罗斯固然可以过过瘾,但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国家范围内,俄罗斯的影响力仍仍强大。乌克兰现在的危机既是后遗症,也是新毛病,类似乌克兰这种对自身宪政体制定位的探索过程,在泰国、埃及等其他仍在找寻合适民主体制的国家都存在。结果不会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磨合。